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十一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一

國風

孔氏穎達曰詩國風是大師所題也○劉氏

四詩之首也下文周南一之一者
周南又居國風中十五國之首也

集傳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

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
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
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



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

失焉

朱子曰男女相與詠歌以言其情行人振木鐸徇路采之何休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

子者官衣食之使采詩邑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

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

程子曰二南之詩為教於社席

用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

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正風

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

之凡十五國云

朱子曰變風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詠歌以言其傷者

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劉氏瑾曰男女亂倫而

邶鄘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幽之風變岐游
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嗇褊急而魏國之風變以
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
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
槩也然變詩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
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夫學者時
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
蓋亦莫非所以為教也

集說

匡氏衡曰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原性情而明人倫也○鄭氏樵曰古

者三百篇之詩皆可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召
王幽之詩同出於周而分為四國之聲邶鄘衛之
詩同出於衛而分為三國之聲蓋采詩之時得之
周南者繫之周南得之召南者繫之召南得之王
城與幽者繫之王城與幽得之邶鄘衛者繫之邶
鄘衛蓋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之詩何以

不列於王風蓋為詩之時則東周也采詩之地則
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
南蓋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閱其壞而思其
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
乎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
曰風以其地則西周也如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
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
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
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於土風而雅
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爾文武之詩見於風者二
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豳風是也平王之詩
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
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為國風則豳詩亦
可降耶大抵詩有三百皆以聲別古人采詩之時
隨其國而繫之聖人無容心於其間也至於稱其
國之名號亦然如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已統於

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亦分而為三不專曰
衛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為晉矣至春秋時實有
其詩今其目乃為唐也七月以後多為周公作今
其詩乃皆為幽在盤庚時商已為殷故頌其殷武
今其頌乃皆為商得於其地繫於其國云爾夫子
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謂雅
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哉蓋樂者鄉樂
也鄉樂即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邶鄘衛其國
相近其聲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猶有隔絕夫子平
時見魯太師所傳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及其環轍
之時見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而
雅頌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詩有十五此國風
之別也○王氏柏曰國風者周為商列國之風也
曰王風者周王天下以後之風也凡在下之作槩
謂之風初不系周之盛衰也當周盛時風如二南
及其衰也風如黍離何獨平王以後雅始降而為

風乎○鄧氏元錫曰周公作樂定二南為化本因列國山川封域次國風列之樂官以導化移俗大師所歌列國風之次第是也其後迹熄詩亡孔子博采存者表二南為風始其列國詩繁善敗得失之原為興替存亡之統足垂勸戒者頗更定其第次以表裏乎春秋則今經國風之所以教也

周南一之一 名南說附

集傳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

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

父始居其地

劉氏瑾曰棄為后稷封於邠其後公劉遷豳至古公又遷於岐山之

下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寢廣於是徙

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

采邑

顏氏師古曰采官也
因官食地故曰采地

且使周公為政於國

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

司馬氏貞曰周地本太
王所居以為公旦采邑

故曰周公奭食邑於召故曰召公蓋文王取岐

周故墟分爵二公也○孔氏穎達曰文王若未

居豐則岐邦自為都邑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

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

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於是德化大成於內

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也

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

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

鄭氏康成曰雍梁荆豫
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

從之○孔氏穎達曰其餘蕪青兗屬紂是為三分有二也至子武王發又遷

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

及於鄉黨邦國

王氏安石曰凡詩用於天子者諸侯不得用用於諸侯者大夫

不得用此關雎鄉人邦國皆得用者以之正夫婦也所以著明先王風俗

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

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
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

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

子也

章氏俊卿曰周南召南樂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於江漢故作樂者采自

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用為燕樂鄉樂射樂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化也○劉氏瑾曰其詩得於國中者多為文王后妃而作故雜以南國漢廣汝墳二詩而謂之周南所謂自天子之國被於諸侯者不敢使周公食邑之號專主其風也然周公之事固統於其所尊矣觀下文復取小序繫之周公之說可互見也若召公則宣化於諸侯故以侯國之詩繫之而謂之召南正以

其食邑之號專主之也謂召公為方伯之國謂
豐邑為天子之國者皆通乎追王之後制作之
時而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皇興表屬陝西豐在今

京兆府鄠縣

皇興表屬陝西西安府

終南山北南方之國

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

皇興表宋興元府今陝西

漢中府宋京西路今湖廣安陸襄陽鄖陽德安
諸府河南歸德河南南陽汝寧諸府及汝州宋

湖北路今湖廣武昌漢陽安陸
德安荊州岳州常德辰州諸府

鎬在豐東二十

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

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

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集說

馬氏融曰二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端○鄭氏康成曰周召者雍州岐山之

陽地名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自豳始遷焉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命其子

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之諸侯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

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召公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定天

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

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

國也謂為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尺似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孔氏穎達曰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孔叢子云羊容問于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瓚鉅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文王繼父為州伯化行乎江漢之域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以及之江漢之域即梁荆二州故尚書注云南兼梁荆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命也○言王

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作詩之處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故竝皆云南也此詩既繫二公即二公為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者志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作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也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鄭以此詩述文王為諸侯時事以有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也化霑一國謂之為風道被四方乃名為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為

雅○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稱夫人直以化感為名非為先後之別○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大姒所贊周南以桃夭至芣苢三篇為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為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為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蘇氏轍曰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然則

謂之周召者蓋因其職而明之也謂之南者文
王在西而化行於南國以其及之者言之也東
北則紂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鄭氏
樵曰二南之詩本於所得之地而繫之歌則從
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
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
世取於樂章用之為燕樂為鄉樂為射樂為房
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
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為義蓋如是
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為義蓋
如是也○范氏處義曰二南諸篇皆本其所得
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為聖賢
淺深者未為通論也且周南召南皆陳文王大
姒風化之效難以優劣論如周南言道化行召
南亦言王道成周南言文王之道被於南國召
南亦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以是知二南之論

風化亦互見之耳然周公止稱公召公乃稱伯
豈召公後嘗典治南國之諸侯乎抑嘗考國風
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則聖人刪詩之
際傷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蓋與首二南
同意○朱子曰周南言文王閨門之化召南言
諸侯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
事蓋詩之正風也○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
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
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
呂氏祖謙曰程子以周南召南猶易之有乾坤
取其有承乾之義周召乃詩之綱領乾坤其易
之門○黃氏樵曰說詩者曰關雎麟趾之化繫
之周公者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鷗巢騶虞之化
繫之召公者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陳少南又謂
文王撫有西戎南化江漢天下既一則分岐東
於周公分岐西於召公一東一西皆以北為上

自上而下故言自北而南李迂仲亦從其說吾不知文王所以分地於二公者果請之天子而與之耶抑不請之天子而自與之耶且當是時紂猶天子文王猶諸侯文王居羨里而繫易辭其志可見安有紂猶在上而文王擅分其地以與人哉或者又以謂文王受命稱王於是乎分陝不知武王未得天下則但曰文考而已曷嘗王哉少南迂仲皆嘗言文王未嘗受命稱王而又自謂分陝於二公何其自宸也先儒但見孔子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故信分陝之說而不疑不知孔子所謂有其二者但謂二分民心已歸文王非有其地也予謂分陝當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不當在文王之時二南之繫當在二公既分陝之後○真氏德秀曰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閤邪僻而養中正也○嚴氏棨曰詩經首二南見夫婦之倫焉見王道之端焉二南繫

周召見君臣之倫焉見文
王心術之微盛德之至焉

關關雎

七余反

鳩在河之洲窈

烏了反

窕

徒了反

淑女君子好

逌音求

集傳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

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

左傳少皞氏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杜

預注摯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陸氏璣曰雎鳩幽州人謂之鷖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鷖似鷖尾上白

○郭氏璞曰雎鳩鵠類今江東呼之為鷖好在江邊水中亦食魚生有定偶而不相

亂偶常竝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鄭氏康成

曰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歐陽氏修白毛公曰烏摯而有別不取其摯取其
別也雎鳩之在河洲聽其聲則和視其居則有別此
詩人之所取也○朱子曰雎鳩毛氏以為摯而有別
一家作猛鷲說謂雎鳩是鷲之屬鷲自是沈鷲之物
恐無和樂之意蓋摯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
未嘗狎便見其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
樂而不淫之意

處者蓋其性然也

朱子曰嘗見人說淮上一般水禽名王雎雖有兩箇相隨然相離每

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乘居謂四箇同居也

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

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閑之意

鄒氏泉曰幽有深潛不露意閑有安

靜自如意言幽閑而又言貞靜蓋貞靜乃幽閑之本在內為貞靜在外為幽閑非有二也

淑善也

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妣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逌匹也毛傳之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叔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

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

朱子曰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雉鳩之摯而有別

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此又略不同也○呂氏

祖謙曰首章以雉鳩發興後章以荇菜發興至於雉鳩之和靜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為比也漢匡

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

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

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

白虎通曰三綱君臣

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大道

也王教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集說

毛氏萇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

閑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程子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為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關雎却止乎禮義哀不至於傷則其思也亦異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為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別求淑女以為配淫其色乃男子之事此自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黃氏樵曰關關雎鳩詩人之意取其和鳴學者以猛鷲求之其氣象大不侔不淫其色乃關雎之義不足以形容后妃之德也○嚴氏粲曰雎鳩有闐闐然之聲在河中之洲遠人之處興后妃德音聞於外而身居深宮之中也大姒有徽音故以關關與之此窈窕幽閑之善女足以為君子之良匹也言大

妣之賢而文王齊家之道可見矣○朱氏善曰文王
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太
妣聖女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淑而已
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為乾之健也
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為坤之順也故曰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黃氏佐曰聽內治以明章婦順內和而家理聽外治
以明章男教外和而國治實自此始此好逑之義也
附錄鄭氏康成曰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閑處深宮
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皆化后
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孔氏穎達曰關雎
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
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
傷處窈窕幽閑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
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
道之心此是關雎詩篇之義也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苻行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

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蒲北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

側

集傳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苻接余也根生水底

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陸氏

璣曰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李氏樛曰苻菜是水有之黃花葉似蓴可為菹或左

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程子曰左右皆隨水之貌

○嚴氏粲曰流流水也流之謂於流水以潔之也
○陳氏推曰左右是尋此索彼之謂故曰無方 或

寤或寐言無時也

毛氏萇曰寤覺寐寢也

服猶懷也悠長也王氏

安石曰悠者思之長也○惟其以得淑女為樂故其求之而不得則哀思也

輾者轉之半

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

之意

鄭氏康成曰臥而不周曰輾○孔氏穎達曰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

○此章本

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集說程子曰苡菜以興后妃之柔順○朱子曰此詩看
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

做不
到此

附錄毛氏萇曰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苡
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鄭氏康成曰左右助

也言后妃將共苡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
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已職也

○參差苡菜左右采叶此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叶羽之

參差苡菜左右采莫報反之窈窕淑女鐘鼓樂音之

集傳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苡熟而薦之也禮內則苡

雜肉為羹也又雉兔皆有苡羹注以菜
注雉羹兔羹皆有菜以苡之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

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

邢氏曷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後加文武二弦

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其常用者

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盡

用○段氏昌武曰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

代之樂器也古人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

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友者親愛之意也鄭氏康

陵細者不抗而五聲和矣成曰同

志為友○呂氏祖謙曰友亦樂也鐘鼓有時鐘金屬

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鄭氏康成曰琴瑟在堂鐘

鼓在庭○孔氏穎達曰皋陶謨云琴瑟以詠乃云下

管鼓鼓明琴瑟在上鼗鼓在下大射禮頌鐘在西階

之西笙鐘在東階之東是鐘鼓在庭也○胡氏紹曾

曰周禮有縵樂燕樂之鐘此其燕樂與或云琴瑟於

閨門燕居之時鐘鼓於朝庭贄見之際然若止以琴瑟鐘鼓為樂其樂易盡樂其德之有合則可暢於天

下矣

○此章据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

當采擇而亨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集說

孔氏穎達曰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鐘鼓鏗宏非情志可比故以樂言之○程子

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徐氏鳳彩曰琴瑟堂上之樂與歌聲洽比者也

得相親密故曰友鐘鼓堂下之樂
以始八音者也更為宣暢故曰樂

附錄

孔氏穎達曰此稱后妃之意后妃言已思此淑
女若來已宜以琴瑟鐘鼓友樂之假設之辭也

○蘇氏轍曰窈窕淑女不可得也苟其得之
則將友之樂之庶其肯從我也此求之至也

總論

程子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
不淫哀窈窕思賢才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是哀

而不傷○呂氏祖謙曰后妃之德坤德也萬化之源
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

何其勿樂

○輔氏廣曰此皆是興而兼比首章以關

雎起興因以關雎摯而有別為比二章三章以苜菜

起興亦以苜菜為比但先儒皆取於苜菜之潔淨柔

順而集傳只言其不可不求者豈非正以其潔淨柔

順之故乎○朱氏公遷曰一章美后妃之德二三章

則詩人自言其憂思喜樂之當然初無與於文王而

文王之化
自見矣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孔氏穎達曰關雎者詩篇之名

金滕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鴝鴒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名篇之例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亦有捨其篇文假外理以定稱○自古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言論語云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注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者聯字以為言則一字不制也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綏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

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于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傲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也句字之數四言為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章者積句所為不限句數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為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為之其多者三十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多則十六以下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叙人事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頌者太平德洽之歌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亦殷勤而重章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

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
詠有優劣乎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
一事或一事疊為數章或初同而未異或首異
而未同或事訖而更申或章重而事別一章而
再言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
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
無恒式也

集傳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

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

問關雎樂

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性情如此抑詩之詞
意如此朱子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
又曰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沉湎淫泆
則淫矣憂止於輾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

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輔氏廣曰哀樂
情之發也心不宰焉則流於傷與淫而不自知
矣關雎之詩感於性發於情而宰於心者也
其形於聲詩播諸音樂皆得其和且正焉 蓋

德如睢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
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

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

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

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

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

輔氏廣曰樂不淫
哀不傷論語集注

只說作詩者之性情而此兼言后妃之性情者
蓋并首章言之也聲氣之和指其發於言以至
播於八音以成樂而言也○饒氏魯曰一章言
文王有聖德而后妃亦有聖德可為之配二章
推言未得大妣之時求之如此其切三章言始
得后妃之時喜之如此其至自他詩觀之言哀
者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
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易至於
淫佚如秦洧之詩曰洧之外洵訏且樂惟士與
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此詩得情性
之正故玩其詞可為養心之助也○劉氏辰翁
曰夫子自衛反魯考禮正樂其時師摯在魯為
夫子歌周南故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
盈耳哉今世所存之詩特其詞與義耳詩之詞
未嘗亡也其聲亡也○劉氏瑾曰首章取興見
樂而不淫是后妃性情之一端也二章三章所

言一哀一樂皆不過則是詩人性情之全體也
蓋由后妃與詩人性情之正如此故發於詩歌
播之音樂宜其聲氣之無不和矣然樂者所以
節夫詩之聲而有音律以養人耳歌詠以養人
心舞蹈以養血脈此樂之全體也古樂既亡則
此詩聲氣之和所以樂不淫哀不傷者固不得
聞而其所以養心者幸有詩詞之可玩則
亦尚存樂之一端而可為學詩之本也 ○匡

衡曰妃

音匹

匹之際

輔氏廣曰妃匹猶言匹耦也

生民之始萬

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
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
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

萬物之宜自前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集說

韓氏嬰曰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仰則天俯則地德

之所藏道之所行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班氏固曰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大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朱子曰主於德而言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主於色而言則樂必淫哀必傷此幾微之理毫釐之辨善養心者審諸此而已矣○讀關雎詩便使人有齋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乎三百篇與記言毋不敬書言欽明文

思皆同○當時人被文王大妣德化之深不覺形容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引為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妣其原如此○問曹叔遐曰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對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為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鄭氏自如此說了熹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的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

黃氏樵曰周人但以關雎之詩形容后妃初不指后妃而謂之關雎也曰樂曰憂曰哀皆詩人

樂之憂之

哀之也

案古者后立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乃所以理陰德治內事章女教賓祭之事皆后夫人供之而衆嬪御佐之非得淑女不足以稱其職后妃思得淑女以自助而事君子未得而求思之深如此設若既得而和樂之浹如此此其所以為女德之至盛而足以為風教之首也自毛鄭而後從此說者衆至朱子不主后妃自作蓋因君子好逋之語以為非衆嬪御所可當且專主一事其義為狹論固宏遠矣然亦未嘗以鄭氏為非也今以朱傳為宗而仍附其說於章未俾後之學者見自有關雎詩以迄漢唐諸儒之論蓋如此

葛之覃兮施以反豉

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

木其鳴喈喈

叶居
奚反

集傳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

谷谷中也

孔氏穎達曰中谷倒其言者
古人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

萋萋盛貌黃

鳥鵬也

毛氏萇曰黃鳥搏黍也○陸氏璣曰黃鵬留
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

庚一名商庚一名鴛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
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

亦是應節趨
時之鳥也

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

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

其事追叙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
也後凡言賦者放此

集說

毛氏叢曰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
歐陽氏修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

功之將作○蘇氏轍曰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詠歌
其所有事而又及其所聞見也○嚴氏粲曰葛初生
之時未可刈也而已動女功之思見念念不忘也先
時感事乃幽民艱難之俗今以后妃之貴而志念如
此豈復有一毫貴驕之習邪味詩人
言外之意可以見文王齊家之道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

魚廢反

是獲

胡郭反

為絺

恥知反

為綌

去逆反叶去略反

服之無斃

音亦叶弋灼反

集傳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獲煮也精曰締麤曰俗
黻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
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
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

集說

毛氏萇曰古者王后織玄紵公侯夫人絃緹卿

以下各衣其夫○陸氏佃曰夫禮后織玄紵今乃親
葛事如此者親蠶以勸女功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功
之餘事○陳氏鵬飛曰以為衣服而服之無厭黻之
心女功之勤身親嘗之所以能儉○陳氏傳良曰知
稼穡之勤者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
思女功親執其勞所以心誠愛而不忍棄也○嚴氏

粲曰婦人驕侈之情何有紀極苟萌一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為不足也味服之無數一語可見后妃之德性○朱氏善曰刈而後獲獲而後績績而後成布成布而後為衣其為之也有序其服之也不厭此所以為勤且儉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戶管葛

反

澣害否

方九反

歸寧父母

莫後反

集傳賦也言辭也

劉氏瑾曰如言采言念薄言駕言之類皆語辭也

師女師

也

毛氏萇曰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孔

氏穎達曰女師教女之師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女已出嫁母尚

隨之薄猶少也。汚煩擗軟平聲之以去其汚。猶治亂而曰

亂也。

陸氏德明曰：煩擗猶接也。

接，接也。王氏安石曰：治汚曰汚。

接，接也。

澣則濯之而

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

毛氏萇曰：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

見於君子其餘則私也。○孔氏穎達曰：六服禕衣從王祭先王。禴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

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以御於王。六服皆為公

衣其餘則為私也。三狄之服刻繒為形而畫以五色

所以得澣者言公服有澣者耳。不必六服皆澣也。三

狄不可澣。鞠展祿純色之衣得澣之也。○劉氏瑾曰

周禮王后禮有六服。但汎言禮服而已。太

似亦未必備此六服。但汎言禮服而已。太

安也。謂問安也。

孔氏穎達曰：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父母在得歸寧。父母既没則使卿寧。

於兄弟不得歸寧也

○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

氏使告於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集說

范氏處義曰其燕服則汚治之其禮服則澣洗之初非好潔其衣服故又問何者當澣何者未

澣惟其宜稱

○王氏質曰歸寧告女師女師告君所歷不可越也○輔氏廣曰薄汚薄澣者不為甚飾之

辭害澣害否者又見其不苟之意○嚴氏粲曰此章乃說后妃將歸寧之事舉動必告於師氏澣衣猶為之斟酌觀此氣象其賢可見○朱氏善曰師氏導我者也則必每事而詢訪見其不敢專也父母生我者

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敢忘也君子宗
主我者也則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敢褻也

總論

王氏質曰處貴適谷采葛隨時變趣婦功其勤
苦如此人情歸寧當有所整飾乃簡樸如此可

想見古風也○許氏謙曰此詩蓋后妃已成締綌之
服將歸寧而追賦之也春葛方盛未刈獲之時后妃

已念念於此黃鳥飛集和鳴於叢木之上於以見和

氣薰蒸物各得所之意及葛之成也即刈之獲之以

為締綌既成服而服之可見勤于女事不失其時及

將歸寧則必謀之姆師告之夫君至於澣濯微事亦

且咨詢而不置其勤儉恭敬之德備見於詞

氣之間則文王刑于寡妻之效尤著於此矣

案序云后妃之本毛鄭諸家皆以為后妃在父母家

志在女功其解歸寧父母句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

耳朱子則謂此詩是治葛成而歸寧時之作以既為

后妃貴而勤儉乃見其德之厚其義較舊說為長又

案載於禮經者止后夫人躬桑之文觀此詩則知凡百婦功無不躬親所以女教修明而足以化下也古者夫婦之禮甚謹婦之於夫夫之於婦有不自言而使入將命者所以嚴內外而禁狎暱也妻將娠夫出居側室使人日再問之女子歸寧使師氏告於君子閨門之內儼若嚴賓所為起教於微渺者其意深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集傳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辭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呂氏祖謙曰闕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

集說

張氏栻曰后妃之貴亦必立師傳以訓之
法家拂士不可一日無后妃亦然也周自

后稷以農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紝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故誦服之無數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輔氏廣曰勤儉孝敬固婦人之懿德又能不以勢之貴富時之久遠而有所變遷焉則尤見其德厚有常而人所難及也○朱氏善曰即為締為綌而知其能勤即澣濯無數而知其能儉因其言告師氏而知其能敬因其歸寧父母而知其能孝闕雎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叶戶郎反

集傳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泉音洗耳葉如鼠耳叢

生如盤

毛氏萇曰苓耳也○陸氏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蔓生可煮為茹四月中生子

如婦人耳中璫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郭氏璞曰亦名胡泉江東呼常泉○朱子曰據本草即

今蒼耳頃歌也筐竹器毛氏萇曰頃筐畚屬懷思也人蓋謂文王

也姚氏舜牧曰后妃當采卷耳時懷望文王之歸終莫能釋寘舍也周行大道也

朱子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后妃以君子不在

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鄭氏康成

曰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也 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

寘之大道之旁也

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叙其所嘗經

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朱子曰設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

集說

朱氏善曰卷耳易采也頃筐易盈也然采之又采而不盈頃筐何也蓋託言其心在乎君子而

不在乎物也於是舍之而寘彼大路之旁焉其心之專一而不暇乎他可知也此詩是后妃之於君子思之切憂之深望之至有懇切至到之意而無悲愁愴慘之懷所以得性情之正也○凌氏濛初曰不是已采物方嗟懷人總為懷人在念則采物都無興趣耳意在言外

附錄

左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毛氏萇曰憂者之興也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

周之列位。杜氏預曰：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寘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為急。○歐陽氏修曰：后妃因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

○陟彼崔嵬。徂回。鬼五回。我馬虺隤。呼回。隤音頽。我姑酌彼金

罍，維以不永懷。

叶胡隈反

集傳：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皮。

不能升高之病。許氏慎曰：姑且也。

輔氏廣曰：維以欲其也。曰且曰欲其。

亦可見託言之意。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陸氏德明

曰：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孔氏穎達曰：永長也。○此謂之罍者，取象雲雷，言刻畫則用木矣。

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
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
至於長以為念也

集說

徐氏常吉日登高飲酒不過摹寫其思而不遂
之情○凌氏濛初曰亦不是因登高不得方思

酌酒總為懷人在念則
登高飲酒都無趣耳

附錄

鄭氏康成曰我我使臣也臣以役事行出離其
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

○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當設饗燕之
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是以不復長憂思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

徐履 觥 古橫反 叶
反 古黃反

維以不永傷

集傳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

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

韓氏嬰曰觥容五升

以兕角

為爵也

集說

毛氏萇曰傷思也○鄭氏康成曰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

立司正之後旅疇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朱子曰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耳非必觥專為罰爵也

陟彼砮

七餘反

矣我馬瘠

音塗

矣我僕痡

音敷

矣云何吁矣

集傳賦也石山戴土曰硯

孔氏穎達曰爾雅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

為硯二傳相反或傳寫誤也○劉氏瑾曰今集傳從毛氏而不從爾雅者豈以其書後出也歟

瘡馬

病不能進也痛人病不能行也吁憂歎也爾雅注引

此作盱張目望遠也詳見何人斯篇

集說

輔氏廣曰馬病不能進猶可資於人也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甚之詞至於云何

吁矣則憂之極惟有愁歎而已非酒可得而解也○嚴氏粲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長歎而已○何氏

指曰始而懷既而傷終而吁其念愈深則其憂苦矣

總論

黃氏佐曰詩序云后妃之志志者心之所之也此詩以志為主俱是託言○錢氏天錫曰通章

都非實事思之變境也一室之中無端采物忽焉登
高忽焉飲酒忽焉馬病僕痛繚繞紛紜卒之念息而
歎曰云何吁矣可見懷人之思自真而念之
所設皆假安得以不思哉所謂詩之正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
輔佐君子欲令君子求賢德之人審置於官位

復知臣下出使之勞欲令君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
之心至於憂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也○歐陽氏
修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
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義其宮中相
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劉氏敞曰此詩言
后妃警戒人君使求賢審官之意耳不謂后妃已自
求賢審官也○朱子曰一章言后妃志於求賢審官
又知臣下之勤勞故采卷耳備酒漿雖后妃之職然
及其有懷也則不盈頃筐而棄置之於周行之道矣
言其憂之切也二章三章皆臣下勤勞之甚思欲酌

酒以自解之辭凡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此則述其所憂又見不得不汲汲於采卷耳也四章甚言臣下之勤勞也

案此詩之序以為后妃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而歸本於后妃之志如此其說始於左氏自漢唐宋諸儒及朱子舊說俱從之至撰集傳則斷以為后妃懷文王以婦人不預外事也其論固正然詩人特詠其情如此耳非果預外事也理亦可通

卷耳四章章四句

集傳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羨里拘幽之日

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集說

輔氏廣曰先生又嘗曰此詩後三章只是承首章之意欲登高望遠而往從之則僕

馬皆病而不得往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詩相似○劉氏瑾曰后妃託言方

采卷耳而適思君子則遂不能復采欲望君子而僕馬不前則且飲酒解憂可見其心之貞靜

而不動於邪情之專一而不失其常矣至其自言不永懷傷者又合所謂哀而不傷之意乃其

情性之正發見於一端者參之闕睢首章樂而不淫則又可備見其情性全體也又案羨里先

儒以其地在相州鄴都因羨水得名昔紂信崇侯虎之譖囚文王於此文王因作拘幽操

南有樛

反居蚪

木葛藟

反力軌

纍

反力追

之樂

反音只

反之氏

君子

福履綏之

集傳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

陸氏璣曰藟一名巨

茨似燕莫亦延蔓生○孔氏類達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

累猶繫也

陸氏德明曰累纏繞

也 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

也

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則后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目之○問君

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

履祿綏安也

嚴氏粲曰動罔不吉謂之福履

○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

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南有樛木則藟藟累之矣樂

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

集說

楊氏時曰婦人無嫉妒之行容有勉而至者無嫉妒之心則性之也故以膠木况之膠與性俱

生非矯揉而然○李氏樗曰詩序言能逮下逮與呂刑羣后之逮在下同后妃能逮下衆妾得進御於君以成肅雖之治福祿所以綏之也○王氏質曰木曲易引蔓人卑易引福○輔氏廣曰此詩雖是興體然亦兼比意與闕雅同故鄭氏以為木枝以下垂之故葛藟得纒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故衆妾得上而事之也

案鄭箋云樂其君子猶樂是君子孔疏云所以樂得君子者以內和而家治則天下化之四方感德樂事文王而此為福祿所安也歐陽修曰后妃不嫉妒下其意以和衆妾衆妾得附之而竝進君子云樂只君

子者衆妾愛樂其君子之辭也蘇轍呂祖謙嚴粲輩亦皆宗其說以為君子指文王獨朱子以君子指后妃為切實而引小君內子之文為證蓋體貼詩之本文以說詩故其義為優爾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集傳興也荒奄

衣檢反

也

呂氏祖謙曰荒茫覆也○黃氏佐曰葛藟之性必出木杪

故能茫

將猶扶助也

孔氏穎達曰福履將之毛以為福祿所大鄭以為福祿之所扶

助○鄒氏泉曰掩庇之徧為荒將者思若或啟之而使開發行若或翼之而使順適

集說

汪氏應蛟曰人之所樂天之所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綦

烏營反

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集傳興也縈旋成就也

鄒氏泉曰旋繞之物可致之周為縈成者言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

不畢至有純全悠久之意○顧氏起元曰成言自始至終自大至小其福無不成就

總論

輔氏廣曰三章皆有淺深其美也無夸辭其禱也無侈說此又可見衆妾性情之正也○徐氏

光啟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綏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將也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成也○顧氏夢麟曰三章大旨以稱願不已為義黃才伯謂稱者稱其所已然德也願者願其所未然福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集說

黃氏樵曰此文王雖雖在宮時也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中庸形容其父子之

美而此詩形容其閨門之美中庸言其無憂而此詩言其和樂吁此文王所以聖歟○鄧氏元

錫曰樛木關雖之報也后妃逮下無妒忌之心
和平極矣天地和而萬物生至和召祥福履綏
將且成焉螽斯得
無應乎宜繩蟄矣

螽

音終

斯羽

詵詵

所巾反

兮宜爾子孫振振

音真兮

集傳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

作聲一生九十九子

毛氏萇曰螽斯蚣蝮也○孔氏穎達曰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

文雖顛倒其實一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蝻箕○朱子曰詩中有以斯為語辭者如鹿斯露斯之類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是名也

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

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妒忌而子孫

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

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

朱子曰子

孫振振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蓋此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言羽者螽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不妒忌則嬪妾

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故得衆多也○言孫者協句

且孫則子所生生子衆則孫亦多矣○鄭氏伯熊曰

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妒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

難自克也○張氏栻曰螽斯蝗蟲之類耳而乃取之

以喻后妃疑若不倫是不然詩人亦取其合於德如

何耳如睢鳩亦取其德之合也左傳韓簡曰物生而

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陰陽和氣盈天地間而萬物生焉螽斯形之微僅寸餘耳而其滋數之多凡物皆不能及其子之類聚者大小不一與他彙不亂亦不相軋且有大有字小小依大之狀焉是雖微蟲實鍾大和之氣以成形以之擬后妃之德誰謂不倫也哉（嚴氏絜曰螽蝗生于最多信宿則羣飛因飛而見其多故以羽言之喻子孫之衆多歸其自於后妃也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風人意在言外見后妃子孫衆多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之謂由不妒忌而致也○朱氏道行曰說螽斯就是說后妃重說說字物羣則爭羣集而和乃是真和和者生理亦是生氣以是宜爾子孫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集傳比也薨薨羣飛聲

毛氏萇曰薨薨衆多也○王氏安石曰薨薨言其飛之衆

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

側立反

兮宜爾子孫螽斯

直立反

兮

集傳比也揖揖會聚也

王氏安石曰揖揖言其聚之衆

螽斯亦多意

方氏應龍曰振與繩易明螽即螿蟲之蟄伏藏盤聚意

總論

呂氏大臨曰螽斯將化其羽比次而起已化而齊飛有聲既飛復斂羽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

變如此也○陸氏深曰螽斯之詩與樛木三章皆后妃之德也詞氣和平文義回互反覆而吟詠之則深

淳醲郁之化自溢於音響節奏之餘以聲詩言之三疊之類也以聲樂言之三闋之類也而古調從可識

矣○郝氏敬曰於螽斯詠其羣不言和而其和可知於后妃詠其子孫多不言羣而其羣可知不宜稱君

子而借螽斯感歎微婉深厚悠然可想朱子謂為此是也○胡氏紹曾曰此詩美周家一宮雍穆耳詩人反覆一螽而卜世卜年皆系於此

螽斯三章章四句

集說

朱子曰不妒忌是后妃之一節閔睢所論却是全體○張氏拭曰后妃多子孫推本

其然則由不妒忌而已故繼膠木之後○黃氏樵曰詩人以螽斯比后妃取其子孫衆多也作詩序者既曰言若螽斯又曰不妒忌則子孫衆多言若云者繼上文之辭不妒忌者乃其推本之論蓋子孫衆多者人君之福而不妒忌者婦人所難也漢明德皇后嘗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後宮有進幸者多加慰納宗社以隆故嘗謂大姒不妒忌而周以興思齊言大姒嗣徽音則

百斯男此詩言不妒忌則子孫衆多皆是一意
○劉氏瑾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
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
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
封次聃季載此其多子之驗誠后妃之德所致
也○朱氏善曰樛木后妃不妒忌而衆妾有祝
願之誠螽斯后妃不妒忌而衆妾美其子孫有衆
多之盛蓋正家之道始於閨門尊卑貴賤之分
雖不可以不嚴然必上無嫉妒之心則下無怨
恨之意和氣充溢瑞慶流行福履之綏子孫之
衆自有不期
而然者矣

桃之夭夭

於驕反

灼灼其華

芳無呼瓜二反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古胡古
牙二反

集傳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

華之盛也

嚴氏粲曰灼灼鮮明貌

木少則華盛

孔氏穎達曰夭夭言桃之少灼

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竝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辨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徐氏常吉曰桃之為木多華然五年則老老則華減故以木少華盛為言

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

歸

何氏休曰婦人生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

周禮仲春令會男女

鄭氏康成曰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

然則桃之有華正昏姻之時也

蔡氏卞曰桃先百果而花故從兆其時則春而陽中也故以紀昏姻之時正

宜者和順之

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

毛氏萇曰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

時者○鄭氏康成曰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王氏志長曰宜其室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左傳曰男有

室女有家室家謂夫婦也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昏姻

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

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傳以桃之夭夭言其少壯宜其室家為不踰時則上句言其年盛下句言嫁娶得

時也○張氏栻曰此言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惟比意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詩中若此者蓋多也○輔氏廣曰仲春之月天地之氣既如此其融和而草木之花又如此其穠盛先王於此時而令會男女以成

昏姻宜矣文王之化始於家故天下亦先有此應婦人之賢莫大於宜家使一家之人相與和順而無一毫乖戾之心始可謂之宜矣○朱氏公遷曰木少則華盛女賢則家和亦有相因之義○黃氏佐曰宜室是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宜家是克孝克慈不違老幼皆闕於婦道也因其往嫁之賢知其已嫁之善夫婦相與必有和樂而恭敬存焉非被文王之化其能然乎○徐氏光啟曰詩人所見者嫁以時耳何以遽知其賢蓋被化之深風俗素美閨門素飭可望而知其為宜家之婦矣

○桃之夭夭有蕢

浮雲反

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集傳興也蕢實之盛也

毛氏萇曰蕢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羅氏願曰麻

實謂之蕢麻於植物中最多子實之多興其德之厚○朱氏道行曰凡華艷者鮮實桃夭不然春開夏結

其實多而味美故曰有蕡其
實彼于歸者之有子似之

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側巾反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集傳興也蓁蓁葉之盛也

毛氏萇曰蓁蓁至盛貌
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

家

人一家之人也

毛氏萇曰一家之人盡以為宜
○鄭氏康成曰家人猶室家也
○朱子曰

室家家室家人

變文以叶韻耳

總論

張氏栻曰乖爭之風始於閨門
至使萬物不得其所而况昏姻之能以時乎
此意蓋深遠矣

呂氏祖謙曰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也既詠其華

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反覆歌詠之耳

黃氏樵曰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室又曰

宜其家人此則形容其男女以正之義也如不待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則非所謂宜也大學云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則知宜之一字亦見男女以正之意○許氏謙曰詩人見親迎者而作此詩自華而有實又見其葉之盛蓋自仲春至於春暮非一時也而皆曰之子于歸所見非一女矣宜其家之德則同也可見文王之化行於近遠女子皆有德之人則於其至家又胥教訓風俗安得不厚乎

附錄

孔氏穎達曰作桃夭詩者后妃之所致也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周南之國無鰥獨之民焉此雖

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內贊之致故因上螽斯后妃不妒忌後言其所致也且言致從家至國亦自近致遠之辭也○王氏安石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朱氏善曰之子之所謂宜猶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於外者言惟其有

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宜者和順之意和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拂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也然由后妃教化倡於上之子則儆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機矣

案文王之聖治莫先於正家后妃之淑德莫盛於不妒忌由宮闈而達於閭閻風化之美有不知致而致之者詩序主於后妃朱傳主於文王意各專重而道實相成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集說

陸氏深曰桃夭之善善時也大抵女子之失身由於失時一失其身則淫蕩猜貳之

情有終其身而不自宜者矣况能宜其室家乎后妃內助文王以成齊家治國之化既無強暴

侵凌以奪其守又無凶荒札厲以奪其時雖中
人之性皆可跂及於善道也故因桃夭起興而
所感者深矣○馮氏復京曰案朱傳宗鄭義以
桃夭為昏姻之候今人多用其說不知毛鄭二
義合之則兩得離之則兩偏也為毛說者以秋
冬為期孔子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
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孫卿韓嬰皆曰
霜降逆女冰泮殺止為鄭說者以二月為期夏
小正曰二月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
也月令仲春祀郊禩蓋玄鳥生乳之月以為嫁
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白虎通曰嫁娶以春
何也春天地始通陰陽交接之時也凡此諸書
皆二家證據未易評定得失然鄭本據媒氏之
文愚請即以周禮正之媒氏云仲春令會男女
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蓋時至
仲春則農桑已起昏期過晚故不禁奔者或無

夫家則司而會之若正為昏姻之時而復不禁
奔豈禮也哉據荀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其
意謂九月至二月皆可
昏也此近得其實矣

肅肅兔置

子斜反又子
余反與夫叶

椽之丁丁

涉耕反

赴赴武夫公侯

干城

集傳興也肅肅整飭貌

毛氏萇曰肅肅敬也○焦氏
延壽曰兔置之容不失其恭

○歐陽氏修曰肅肅嚴整貌○
輔氏廣曰肅肅亦有嚴敬之意

置罟也

爾雅兔罟謂
之置李氏巡

注兔自作徑路
張置捕之也

丁丁椽杙聲也

爾雅檝謂之杙李氏
巡注杙謂椽也○許

氏慎曰擊椽於地中張置其上也○孔氏穎達曰此
丁丁連椽之故知椽杙聲故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

聲

赴赴武貌

輔氏廣曰赴赴是緊敏強立之義

干盾也干城皆所以

扞外而衛內者

毛氏萇曰干扞也○孔氏穎達曰扞蔽如盾防守如城

化行俗

美賢才衆多雖置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

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

因可見矣

問免置詩作賦看得否朱子曰亦可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為興然亦是興之賦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置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置兔

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為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范氏處義曰干城言扞衛公侯所謂隱若長城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置者肅肅然嚴整掾杖之聲丁丁然可聞則非遠人

之地因是知其人赴赴然勇而難犯移此心為公侯
之扞衛有何不可公侯猶言國君○朱子曰聞櫓杙
之聲而視其人甚勇可為干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
可用之才足以見賢才衆多矣此詩極其尊稱不過
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
王者皆追王後所作耳○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
兢如臨深淵方能為赴赴武夫公侯干城之事○黃
氏樵曰武夫以勇力自恃風化所難至也今免置之
人亦有至誠恭敬之心愛民忠君之德以見風化之
所及人者深耳○嚴氏粲曰可為公侯之干城言勇
而忠也○唐氏汝諤曰干城非止以用武言以彼其
才即今可為公侯之保障非擬他日為公侯之用也
○陸氏化熙曰赴赴
不必謂是推魯少文

○肅肅免置施于中逵赴赴武夫公侯好仇

之叶渠反

集傳興也遠九達之道

爾雅九達謂之遠郭氏璞注
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劉

氏瑾曰中達謂
九達之道中也

仇與速同匡衡引闕睢亦作仇字公

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

已也下章放此

集說

孔氏穎達曰毛以為赴赴然有威武之夫有文
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為公侯之好匹○范

氏處義曰好仇為公侯之善耦是也詩人偶見施免

且者於山間之道稍遠人跡而肅肅然嚴整與初無

異因是知其人赴赴然勇而有守移此心為公侯之
仇耦有何不可○朱子曰好仇是善匹言其才德相

合處○嚴氏粲曰可謂公侯之善匹言勇而良也○
鄒氏泉曰九達免所往來之地故設置於此好仇即

元首明股肱良有是君有是臣之謂所謂聖人有作此其為聖人之耦有王者起此其為王者之佐是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集傳興也中林林中

爾雅野外謂之林○許氏慎曰平土有叢木曰林

腹心

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臣之倚用如己腹心○王氏安石曰中林人莫之聞見也欲觀好德之實其在於

處隱乎○范氏處義曰腹心言公侯之謀臣所謂作朕心膂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置者於中林幽深之處而肅肅然嚴整不以人所不聞不見而少懈由是知其赴赴然勇而不欺移此心以為公侯之腹心有何不可○朱子曰注云同心同德是言其才德與己無異○嚴氏粲曰謂機密之事可與之謀慮言勇而智

也○季氏本曰以守禦武夫而其德猶如是見周南
之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所為才者皆本於德也
豈專以勇力
為武者哉

總論

歐陽氏修曰捕兔之人布其網罟於道路林木
之下肅肅然嚴整使兔不能越逸以興周南之

君列其武夫為國守禦赴赴然勇力使奸民不得竊
發而此武夫者外可以扞城其民內可以為公侯好
匹其忠信又可倚以為腹心以見周南之君好德樂
善得賢衆多所任守禦之夫猶如此也○蘇氏轍曰
丁丁人所聞也中達人所見也中林聞見所不及也
而猶肅肅焉則敬其事也至矣○張氏栻曰和平之
風致使兔置之人亦興其好德之彝性則固有不
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在於修身以齊家而已○呂
氏祖謙曰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詞浸重亦歎美
無已之意也○胡氏紹曾曰此詩人深知公侯又即

武夫而直觀其表裏看此氣象真是天地開賢人
出且當時才力大略可見西伯武功亦有可想

案古者文武同揆兵民合一所以推干戈以屬人而
無意外之慮也六官之長即六軍之將鄉遂之民即
卒伍之士降至春秋之世霸國之用其民也猶曰民
未知義未安其教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故衆心成城
緩急足恃文王教化之行至於兔置之野人而足為
好仇足為腹心所以以戰則克以綏則威而無敵於
天下也

兔置三章章四句

集說

范氏處義曰二南為風化之首所謂化者
謂變易其心思矯揉其氣習暴者仁薄者

厚愚者靈而惑者解其感發之機與天地同其
妙詩人多取人之難化者言之以明二南風化

之效免置其一也○輔氏廣曰文王之時固多
賢者此特言武夫者見其無所不備也且文王
於武事尚矣觀此及棧樸所謂六師及之者亦
可見當時俗尚之萬一夫三分天下有其二雖
是德化之盛而天下歸之然過密侵阮伐崇戡
黎之後其於武事大略可觀矣○朱氏善曰以
武夫而才可以為干城德可以為好仇為腹心
是何人才之盛哉蓋幸而遇聖人之世又幸而
生聖人之國則其涵濡聖人之化固宜其成就
之若此也棧樸之詠文王曰豈弟君子遐不作
人旱麓之詠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
才之作興固本之文王之德尤本之文王之壽
也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之也速有文王之壽
故其涵養之也深雖以免置之野人而其才德
之美若此則其在
官使者從可知矣

附錄

金氏履祥曰案墨子書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與免置之

詩辭意脗合計此詩必為此事而作也夫肅肅敬也赴赴約也置免而體貌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步伐有約束之度此閔天泰顛之所以為賢而文王所以取之也閔天泰顛為文王奔走疏附禦侮之友後為武王將威劉敵之人信哉其為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者歟

采采芣苢

音浮

音苢以薄言采

叶此

之采采芣苢薄言有

叶羽
已反

之

集傳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

爾雅芣苢馬為

馬鳥車前旁者為芣

○韓氏嬰曰直曰車前芣苢曰芣苢生於兩
○陸氏璣曰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

生故曰車前當道也

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

毛氏萇曰采采非一辭也○問

傳曰有藏也然下章曰掇曰捋曰捋曰禴曰禴首章乃先言藏恐非其序朱子曰首章舉始終後章述次序詩亦有此例○輔氏廣曰求其所生之處曰采得其所生之處曰有

○化行俗美家室

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

毛氏萇曰宜懷任焉○陸氏璣曰藥

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陸氏佃曰神仙服食法曰車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孕婦難產及令人有子○輔氏廣曰芣苢陸璣以為治難產而先生取之者蓋以今醫治難產者用其子故也毛氏以為宜懷任者亦只是陸璣之意非謂其能治人之無子也

集說

嚴氏粲曰采苜宜懷妊故婦人有子則采之采采非一采矣而又采之喜樂之深也有言采而

得之為己所有也○黃氏佐曰首章方去采時事也

蓋以門庭之內幸無係累而機杼之外尚有餘閒乃

相與采此采苜始焉眩於求也薄

言采之既而真於過也薄言有之

○采采采苜苜薄言掇

都奪反

之采采采苜苜薄言捋

力活反

之

集傳賦也掇拾也將取其子也

沈氏守正曰子之在地者拾之未落者捋

之也○徐氏鳳彩曰掇者采苜之子在穗

故拾其穗捋者采苜之用在于子故取其子

集說

嚴氏粲曰采而聚之於地既為己有於是就地掇拾之既掇拾之又捋其子○黃氏佐曰此章

正是采苜苜時事也既求而得之矣於是穗可拾也薄言拾其穗於是子可取也薄言取其子掇之捋之蕪

收竝蓄殆取諸物而有餘矣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禠戶結反之

集傳賦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袼也禠以衣貯之而

扱其袼於帶間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執袼謂之袺孫炎曰持衣上袼又云扱袼謂之

禠李巡曰扱衣上袼於帶劉氏瑾曰袼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

集說黃氏佐曰此章既采而攜以歸時事也采之既多非掬之所能容以衣貯之而執其袼於手中非手之所能執以衣貯之而扱其袼於帶間袺之禠之可謂不厭矣

總論孔氏穎達曰天下和平婦人始樂有子三章皆樂有子之事也○此三章頻言采采見其采者

多也明非一人而為此六事而已○楊氏時曰后妃無嫉妒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則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為樂矣采芣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詞也○黃氏樵曰和平說者以為天下和平迂仲以為不如程氏曰家室之和平予以為始於室家之和平而極於天下之和平二說一說也易曰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后妃不妒忌於閨門之中而風化及於天下之夫婦豈非有以感人心而然乎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尤於此詩而見之○黃氏震曰采芣諸家皆以為治妊蓋因詩序樂有子之言也戴氏謂此詩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此語蓋得其氣象○劉氏瑾曰自采之至頤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許氏謙曰朱子之說謂化行俗美家室和平蓋教化流行風俗淳美夫夫婦婦各得其宜莫不遂其生生之道故婦人有子為樂而同賦此詩也○黃氏佐曰采芣微物也而

相與采之采物細事也而相與賦之家室和平之樂
固溢於采物之餘而廣大自得之風自暢於行歌之
外成周太和氣象不亦可想見哉此亦文王家齊國
治之效○郝氏敬曰此詩本詠王者化國之日不言
朝野士庶而言婦人不及織紵女工
而託詠采芣苢詩之所以善於言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集說

王氏肅曰自關雎至芣苢房中之樂○吳氏師道曰此詩終篇言樂不出一樂字讀

之自見意思○陸氏深曰案此詩凡三章章四句四言總之為四十八字內用采采字凡十三芣苢字凡十二薄言字凡十二除為語助者才餘五字耳而敘情委曲從事始終與夫經行道途招邀儔侶以相容與之意藹然可掬天下之至文也即此亦可以見和平矣○鄧氏元錫曰芣

官葛覃之感也

志和而音平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

吳氏曰韓詩作思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

之廣

叶古曠反

矣不可泳

叶于誑反

思江之永

叶弋亮反

矣不可方

叶甫

妄思反

集傳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

爾雅曰小枝上竦為喬

思語辭

也篇內同

孔氏穎達曰疑息字作思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為韻二字俱作思

漢水

出興元府

皇興表今陝西漢中府

嶓冢山至漢陽軍

皇興表今湖廣漢陽

府

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

如大堤之曲可見也

劉氏瑾曰大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隨王誕為襄州時作樂府

遺聲都邑三十

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

皇興表今四川成都

府灌

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

許氏謙曰漢言廣謂橫渡也江言永謂浴沂也

○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

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
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

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覆詠歎之也

劉氏瑾曰上四句以

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求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
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比貞女不復可求之

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此其興比體製之殊
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言興與比者其文意亦皆做
此章
云

集說

鄭氏康成曰紂時淫風徧於天下惟江漢之域
先受文王之教化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

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賢女雖出游
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漢也
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泅之道今以廣長之
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
孔氏穎達曰此言游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
可知也出者猶能為貞處者自然尤潔○內則云女
子居內深宮固門閤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
女則執筐行盥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既言不可
求明人無求者○程子曰漢廣言文王之道南被江
漢之域因取漢水為興水之為限不可踰也禮義之

為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人知
守禮義既以禮義為防則非僻之思自絕雖有以非
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得而犯則不思犯
矣夫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倚喬木不可攀及也
故人絕欲休之思興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求
之之思也漢之廣不可泳以濟江之永不可方而渡
興以禮自閑不可侵凌也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
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李氏樛曰此
章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作詩者是在江漢合
流之處也○朱子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兩句餘六句是反覆比興說如奕奕寢廟至過犬獲
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兩句○
黃氏樛曰居周南者因漢水而起興故作漢廣之詩
自文王而言之則謂之德謂之道自其所及者言之
則謂之化○嚴氏粲曰詩人偶見漢上游女人無凌
犯之心紂之淫風已變由文王風化所及故假此游

女以起義耳○男子見游女自無犯禮之思後序謂求而不可得非也○朱氏善曰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錄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被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

○翹翹

祈遙反

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叶滿補反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集傳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屬

孔氏穎達曰薪木稱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萋草亦言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

名王風鄭風竝云
不流束楚是也
之子指游女也
秣飼也
毛氏萇曰
六尺以上

曰○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

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集說

鄭氏康成曰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
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之

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于是子之嫁我願秣其

馬致禮餼示有意焉○歐陽氏修曰願秣其馬此悅

慕之詞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欣慕焉者是也既述

此意矣末乃極陳男女之情雖有而不可求則見文

王之政化被人深矣○程子曰之子者若得之以歸

則言秣其馬矣惟其禮法之限不可得也不止無非

禮之私思又知其端直之美而願慕之也○蘇氏轍

曰此知女子之不可犯而思以禮道之之辭也○輔

氏廣曰悅之至敬之深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悅之不敬則便放佚矣○何氏楷曰秣馬謂親迎也言人若欲娶此女必待秣馬以行親迎之禮庶可耳寧可以非禮干之哉

○翹翹錯薪言刈其萋音閭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集傳興而比也萋萋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

水澤中

孔氏穎達曰萋一名蒿萋郭云蒿萋萋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萋魚也陸璣疏云

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

駒馬之小者

毛氏萇曰五尺以上曰駒

集說

王氏質曰秣馬秣駒皆游子欲求游女之意卒有所抑畏而止言不可犯也陶氏所謂激清音

以感余願接滕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為
僞○徐氏鳳彩曰樵薪者即刈萋猶以為幸興嘉會
者即秣駒亦以為榮

總論輔氏廣曰三章之末皆終之以不可求之意所
謂言之詳辭之複所以見其敬慕有不能自己
之意也○沈氏守正曰三章無淺深各上四
句是欽慕其德下四句是沮息其干求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漢廣詩者言文王之道初
致桃夭芣苢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

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
德廣所及然也此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
贊於此言文王者因經陳江漢指言其處為遠
辭遂變后妃而言文王為遠近積漸之義南國

六州也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也
○鄭氏樵曰周為河洛名為岐雍河洛之南瀕
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
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辭客多生江漢故仲
尼以二南之地為作詩之始○朱子曰漢廣汝
墳諸詩皆是說婦人豈是文王之化只化及婦
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意恁地拘不得○漢廣
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凌貞女豈
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樣
詩說得一邊耳○黃氏樵曰此正文王風化
自北而南之時○沈氏守正曰二南詩當作兩
項看岐周久被文王之化其民忘故詩多熙皞
而平桃夭芣苢之類是也南國新變淫慝之風
其心悔故詩多滄洗而露江漢行露之類是也
名南之所以不同於周南亦然一采之都內一
得之列國故也○王氏志長曰案漢廣四語意

象宏遠神理深微商季淫風未殄乃闕睢化洽
頓令漢濱游女靚面有難犯之色采風者推厥
所自恍見王風過化存神難以思議真有若漢
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者反覆長歌此其
所以謂之風也不然游女既不可求而見者獨
流連低徊則是篇乃後世高唐洛神一流文耳
何以為
周南乎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

叶莫
悲反

未見君子惄

乃歷
反

如調

張留
反

飢

集傳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

淮

皇輿表宋汝州今河南汝州宋蔡州今河
南汝寧府宋潁州今江南鳳陽府潁州

墳大防

也

孔氏穎達曰墳謂厓岍狀如墳墓名大防也常武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厓岍大防也

枝曰條榦曰枚

孔氏穎達曰木大不可伐其榦取條而已枝細者可以全伐之也

飢意也

孔氏穎達曰釋詁云怒思也釋言云怒飢也然則怒之為訓本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

怒然故又以為飢怒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為思義相接成也○以思食比思夫故箋又

云如朝飢之思食

調一作輜重也

王氏安石曰調飢飢而又飢飢之甚也

○汝

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周南大夫之妻出見循汝水之墳以伐薪者為勞役之事念己君子以國事奔走

於外者其勤勞亦可知思之欲見如飢者之思食爾○程子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為樵薪之事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

以自反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集傳賦也斬而復生曰肄

孔氏穎達曰肄餘也左傳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

夏肄是屏又曰杞夏餘也是肄為復生之餘

遐遠也

○伐其枚而又伐其

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

我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已見君子君子反也於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故下章勉

之○孔氏穎達曰婦人以君子處勤勞之職恐避役死亡今既得見知不遠棄我也○黃氏樵曰李迂仲

辨以為庶人之妻非大夫之妻予以為詩人之意不在此蓋此篇之意其所以起興者皆在於條枚條肆之句枝曰條榦曰枚旁之斬而明年復生曰肆託此以見其行役之久也方其夫行役之時見其人之伐其條枚則思念之情已不能自己今又見伐其條肆矣歷時若是之久矣庶幾見其不遠棄我也詩人之意大抵如此蓋言其歲復歲而君子行役之未歸也意豈在於伐薪之事哉○黃氏佐曰別離之久而遂契濶之約即是不遐棄也

○魴

符方反

魚頰

敕貞反

尾王室如燬

音毀下同

雖則如燬父母

孔邇

集傳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

陸氏璣曰魴一名魴江東呼為

編

頰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

孔氏穎達曰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左傳如魚頰尾衡流而彷徨鄭氏云魚肥則尾赤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為勞也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

也孔甚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

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

之役

朱子曰傳云文王率商叛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惟青兗冀屬紂耳○張氏栻曰玩

此詩則民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

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

憂亦通

劉氏向曰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

之無有譴怒貽父母憂乃作詩○劉氏辰翁曰父母行役者之父母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君子仕於亂世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辟

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

○孔氏穎達曰箋言君子仕於亂世不斥大夫士王

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

不歸樂詳等皆云大夫則箋云仕於亂世是為大夫

矣若庶人之妻杜言我心傷悲伯兮則云甘心首

疾憂思皆在於情性豈有勸於德義恐其死亡若是

乎序稱勉之以正則非庶人之妻言賢者不宜勤勞

則又非為士周南召南述本大同而殷其需召南之

大夫遠行從政其妻勸以義此引父母之甚近傷王

室之酷烈閔之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勸其盡節比之

於殷其需志遠而義高大夫妻於是明矣雖王者之

風見感文王之化但時實紂存文王率諸侯以事殷

故汝墳之國大夫猶為殷紂所役○李氏樗曰文王

之化非獨能使士大夫從於征役以勉於王事亦能

使婦人勉其夫以正此足以見文王之化盛也○王
氏質曰王室在衛近汝雖可畏不可往然以近父母
為懷亦差慰也此徵役渡河趣都者人情所不欲其
妻勉以君民之分父母之情蓋賢婦人也○段氏昌
武曰勞苦莫難堪於身嘗之久而嗟恨猶深於痛定
之餘安其酷於無可奈何而寄其心於文王樂以忘
憂也○沈氏守正曰二年行役夫婦相見形容色澤
必有改常者故以頰尾喻之而歎所以致此者以王
室之如燬銷鑠之也周在西北汝墳在極南而
云孔邇者文王之德漸被暨及人遠而澤近也

總論

王氏安石曰前二章篤於夫婦之仁後一章篤
於君臣之義○黃氏樞曰文王事商出於誠然

而不以一毫之偽介乎其間至誠之理可以通金石
化豚魚故雖汝墳之婦人亦皆以文王之故而化其
怨紂之心○輔氏廣曰未見君子怒如調飢思望之
情也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喜幸之意也雖則如燬父

母孔邇慰勉之辭也未見而思既見而喜發乎情也
終勉之以正止乎禮義也此可見其情性之正矣○
劉氏瑾曰婦人之伐救伐肆則別其夫之久矣怒如
調飢則念其夫之深矣然其久別於行役之勞宜有
怨上之意相見於深思之餘宜有情昵之私今乃有
親上之語以相慰則可見文王德澤之深而其無情
昵之私言則又可見
文王風化之美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集說 陳氏傳良曰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
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朱氏

公遷曰漢廣變淫風汝墳識公義二詩見淺深
之間○宋氏善曰周南十一篇而南國之詩僅
居其二何也曰漢廣汝墳之間是非一國也而
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已矣不錄則無以見其

風俗之美盡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焉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端莊其性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錄一汝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其志之專懃者又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桃夭而見化之行於國中者如此觀於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為哉

麟之趾振振

真音公子

叶獎

于音

嗟麟兮

集傳興也

鄭氏康成曰興者喻公子有似於麟

麟麇身牛尾馬蹄毛蟲

之長也

許氏慎曰麒麟也麇北麒麟也

趾足也

孔氏穎達曰必言趾者以麟是行獸以足

而至此言麟之趾

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

陸氏璣曰麟色黃黃音蹄音

中鐘呂行中規矩行必擇地詳而後處不羣居
振振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

仁厚貌于嗟歎辭

程子曰麟趾有仁厚之象既言之又歎美之曰于嗟麟兮○朱子曰

于嗟麟兮指公子而言

○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宗族皆

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

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

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麇身牛尾而馬

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

彭氏執中曰闡睢之應雖無麟而若麟之時春秋之作雖

有麟而非麟之時

集說

蘇氏轍曰麟仁獸也其於仁也非有意為之其資之也天矣公子之賢非其身為之父母所以

資之者遠矣○輔氏廣曰振振毛傳以為信厚然詩內初無信意故先生從程氏以為仁厚麟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有仁厚之意也文王身修家齊后妃又有賢德而子孫宗族皆化而為善則文王雖不王而不害其為有王者之道也有王者之道則有王者之瑞故以麟之趾為興○嚴氏粲曰于嗟麟兮指公子猶楚狂接輿稱仲尼曰鳳兮也○瞿氏景淳曰詩只以麟之趾興公之子其文王后妃仁厚是高一層意

○麟之定

都佞反

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集傳興也定額也

孔氏穎達曰定或作顛釋畜云的穎曰顛顛亦額也

麟之額

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

嚴氏粲曰有定者宜抵惟麟不然是其仁也

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

王氏志長曰公姓公孫孫傳姓者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麟有定而不抵如公姓之不忤物

公孫不世出之賢聖耳

○麟之角

叶盧谷反

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集傳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

毛氏萇曰麟角所以表其德也○鄭氏康成曰

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何氏休曰麟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

公族公同高

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禮記同姓從宗合族屬繫之以姓而弗別注始祖為正姓

高祖為庶姓○左傳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注諸侯

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劉氏瑾曰公同高祖與文王同高祖也蓋亞圉之元孫文王之三從兄弟至武王時然後亞圉服盡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麟有角而不觸如公族之不好競○姚氏舜牧曰公族子孫之蕃衍成族者始公

子次公孫次公族即後世所謂子孫賢族將大之意

總論

朱子曰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如麟之趾下又便說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

是一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譬如麟也好定也好角也好○輔氏廣曰一章言公子二章言公姓三章言公族自近而遠自狹而廣也○謝氏枋得曰麟一身之間皆仁曰趾曰定曰角自下而至於上也○朱氏善曰此詩見麟性之仁者其體雖不一而固無一體之不仁始焉即物以興乎人終焉因人而擬諸物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集傳序以為闕睢之應得之

集說

孔氏穎達曰古者大平之時以麟為瑞文

之時無以過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似古致麟

之時大師編之以象應序者述以示法○張氏

拭曰麟出於上古蓋極治之日也以紂之在上

而周之公子振振仁厚不減於極治之日故詩

人歌之以為是乃麟也周取之以為闕睢之應

也○嚴氏粲曰應效應也公子生長富貴宜其

驕也今乃仁厚豈非闕睢風化之效歟公子猶

仁厚則他人可知○熊氏朋來曰麟以興西伯

非公子也文王時為西伯其子稱公子于嗟之

歎詩人歎西伯有子知武王周公之將有為矣

○郝氏敬曰詩人託麟趾表聖瑞見文王修齊之化成而周道大興也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集傳案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置采芣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

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
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
序者以為闕唯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
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
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
王其亦誤矣

集說

朱氏善曰周天子之國南南方諸侯之國
謂之周南者修齊治平之道本之乎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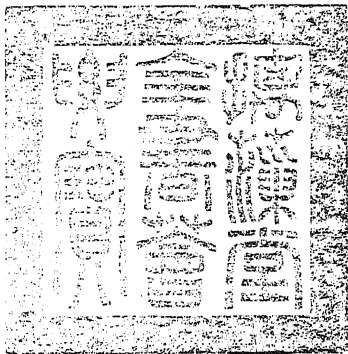
達之乎諸侯表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正
焉法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則焉此化之

所以行而俗之所以美也是時王道明盛國不
得異政家不得殊俗故以南之一字該之則南
方諸侯之風皆可得而見矣○黃氏佐曰孔叢
子曰孔子讀詩自周南至正雅喟然歎曰周道
成矣蓋周南詩皆醇正體裁畢備此周道之所
以成正雅之所由作也故孔子歎之○鄧氏元
錫曰王業基於岐周王化起於閨門化行而南
故首周南昔者文王慎明德穆雍以刑厥家后
妃配之求賢善成孝敬美德義以明章坤順闋
雖葛覃卷耳作焉其言不出於閨門而其究以
宣教輔化順性命之理
召天地之和豈非盛哉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一

謹案第五十四頁後七行的穎曰顛據爾雅的當
作駟曰作白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貢生臣張健